

张文宏：一个医生的日常医学叙事

壹 他说他自己也不晓得自己下一句会说什么

张文宏讲过很多话。大众耳熟能详。许多人因为他的话语而识得这个人物。一是因了他的语言高度的辨识度；二是他的语言独特背景——疫情爆发与全民战疫。这些形成张文宏的叙事语境，也是他与大众的共情力之所在。

作家本能对语言敏感。我感受张文宏的语言魅力，先是阅读几乎所有关于张文宏的访谈，他的演讲和视频连线讲座。张文宏开讲，站在台中央，手拿话筒。这种演讲既有口头语言，还有肢体语言。我看到他经常要踱步，类似走两步退三步的，在台上前后左右来回地走，一边说，与台下听者互动。张文宏后来诸多“金句”，此时初露端倪。他的语言能力，确有其独特魅力——对病毒和抗疫作医学叙事，全部是日常生活化。

张文宏的这段演讲视频，让我对他的直观产生很大影响。后来我和他面对面，基本不会用正襟危坐的问答式，所有采访交流都不拿手机拍照，不做笔记。我用眼睛看，耳朵听，心里记；我脑子里总是觉得和他在漫步，走两步退三步似的晃悠。那些专家组会议，查房，病例会诊等诸多现场，我都是远远地坐在一个角落，与张文宏的专业团队保持距离。我总觉得一个外人出现在这样的现场会有突兀之感，会不真实，影响原来应有的气氛。甚至有一次，华山感染科与其他科室的一个专家会诊，张文宏说，你想参加的话，我给你弄件白大褂穿上，你就坐在边一起听听；但还是要跟院方打个招呼，因为涉及病人隐私。

我觉得太麻烦他了。遂作罢。所以，很多有意思有信息量的对话，都是和他在等电梯闲聊的时候；进办公室入座前忙着倒茶扶桌子开空调的时候；他开车我坐在边上的时候；吃饭点菜等着上菜的时候；在华山医院西院职工食堂面对面桶里呼噜吃一碗面的时候……

就是这样，张文宏的思路信马由缰，这样的跑马般的思路生的语言，信手拈来，你不知道他的下一句话会说什么，他说他自己也不晓得自己下一句会说什么；话语间，他时有停顿，和缓中带一点节奏，一种裹在柔和中的犀利，让对话暗藏机锋。有一些和张文宏紧密度各不相同的断章、逸事，零星点滴，在他的叙述间满溢出来，也许就成了张文宏的历史。

还有他说的普通话、上海话。我觉着很动听。生动活泼。我们之间的聊天，普通话上海话交替。说到有意思、有趣味、好白相的地方，他经常会一个停顿，说“你说是吧”，或者“依讲呢”，他那句“我对乡下人老好的”便是典型的如此语境。他这样说，我哈哈大笑起来，由衷地赞赏。他说“你讲是不啦”问你，没有一点敷衍你的意思，而是眼睛看着牢你的。非常认真。

我后来在写作中，就经常这样进入他的语境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自言自语地来一句“你说是吧”、“依讲呢”。完全可以用他的口吻来叙述一件事体。

比如，他的一段关于自己的独白：“那时候，内心其实是很焦虑的，又不好挂在面孔上。市领导、专家医生同仁、下面的小医生，还有老百姓，都看着你。你不好慌。你看我慌吗？我不慌的。香港有个专家讲，这一次，他真的有点害怕了。我很理解这个专家的心情，疫情的严重性，我们都晓得。慌也正常。人类大祸临头，来得又是莫名其妙，一点吃不准，怎么开始的，怎么结束它；没有一个人讲得清爽。哪能不慌。但慌归慌，不会手忙脚乱。你说是吧。再说，光是慌，有啥用。人总归要想办法的呀。所以，忙是真的。但会有焦虑。所以我会经常出来讲几句。也是有人采访，要我讲。这样的讲话，对我自己的思路，是一次梳理，情绪上，也是一种宣泄。所以，我说话可能带点情绪，会有点火气，说话比较直，有时还会有点急……我来讲，人家要听，听得进。这一点，我是自信的。这是我的专业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，他分别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跟我说过。写作中有一阵几乎完全进入到张文宏的语境，寻到与他一样的语言节奏，写起来很舒服。



作家程小莹

贰 这是个心思缜密的人，并且，很会为别人着想

张文宏极忙。这种忙，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。但你完全可以理解，疫情紧迫，国难当头，生死攸关。为一些写作上的事情去打扰他，不忍。

张文宏也不愿意多谈他个人的事情。你问他有关疫情防控和防控方面的问题，他可以有问必答。但没有什么人可以进入到他的个人生活。他认为这个和他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，我在全篇“开场白”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张文宏很少讲自己的故事。”

在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采访写作中，这是一个障碍。接受这个写作任务以后，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，4月下旬先有过一次与张文宏见面，此后有将近两个多月，实际采访陷于停顿。

等待机会。张文宏忙，但还是会回复我的联系，一条白天给他发的短信，他会在深夜给你回复。老正常的。而且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。他很诚恳。需要有个与张文宏面对面的机会。我作为一个写作者，首先需要与人物建立某种情

叁 近距离与一个医生对话，被关照“你记牢我的话”

他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指挥部大楼里，有间单人宿舍。他从2020年2月间“入驻这里”，前后共住了两个多月。

这是一件小单间，类似标准客房。单人床，床头柜；边上多一张电动按摩椅。一张写字桌，一把椅子。张文宏进房，习惯将双肩包摆在桌上，立马拿出电脑、手机、连接线。上网。

2020年7月29日。我和张文宏一起来到这里。按惯例，这天是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会诊，我们早上从上海家中驱车出发，出门早了点，早到了。他带着我，驾车在方圆几里的“中心”兜了一圈，让我近距离看看这个上海新冠疫情治疗的“堡垒”。他慢慢开车，一边介绍——我先住在这里，后来换到那里，这里当初怎么怎么……车停在指挥部大楼前。便先到他的单人宿舍落脚，坐着歇了一下。

“我在这里住了两个月。忘不了。那时候，经常半夜三更回来。上网。处理一些白天拖下

来的微信短信回复之类，有时也会有一些简短的连线。全部事

体处理完，大概也是半夜里了。冲个澡，晒晒。”

简陋的卫生间，冲淋浴，一次性洗漱洁具。全部是几个月前的样子，张文宏随时可以“入驻”。“每天有个阿姨会来帮忙打扫一下。不过，现在我不大住在这里。所以也不大来打扫了。有点乱。”

离专家会诊大概还有二十来分钟的时间。他要抓紧忙一些事情，说，你自己坐一会儿，随便看看。

张文宏适时地给了我一个时间，一个地点，让我可以一个人走到窗前，看外面绿色的树；忽然想到的是，几个月前，中国最冷的日子，上海最冷的日子，在武汉，在上海。阴晦的天气，街头空旷，救护车呼啸而过。所有人心存压力，可以感受到阴云密布，暗流涌动。那种肃杀之气，若隐若现，由远及近；多有悲壮，几近惨烈。身着防护服

的白衣战士的身影，成为最生动的记忆，那些戴着口罩，

老师，我看你也是个老实人，不是那种虚头虚脑的，欢喜张扬来夸的那种人。真的，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人。什么样子的人，一看也就有数的。

张文宏说的是老实话。他认可老实人，并愿意跟一个老实人一起来做一桩事体。想他说的——不要欺负老实人。这是我与张文宏建立起来的最初的情感联系。有了这样的情感联系，可以越过所有的障碍。

那天，我们聊天，我看他在这个工作环境里的生存状态。他工作的时候，我不响，看着他。还打量他的办公室，他的奖状奖牌，他的脚踏车，他放在地上的一大包泡面饼，他的咖啡机，饮水机，他下面条的小锅，他的视频连线时候用的灯架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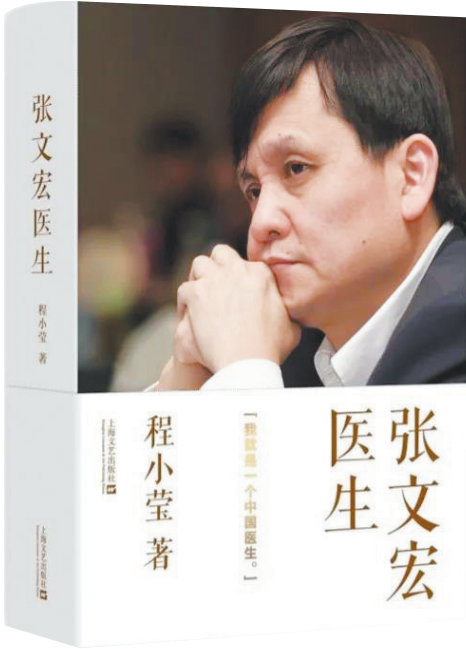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中午，他带我到外面吃饭。乌鲁木齐路长乐路口的那家西式餐馆，很贵，一份牛排套餐要二三百块；他帮我点牛排，自己点鸡肉。他付账。令我心里一直不安。太贵了。本来他

上方露出一双双眼睛。他们照亮生活。而此时，我的身后，就坐着一个白衣战士里最典型、也是最特别的一个。他正面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一个人咕咕嘟嘟，在说些什么。他就这样忙着做他的事情。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，但你知道，他在忙跟外面每个人生命有关的事情。

我就一直看着窗外，回想一个上海乃至全国抗疫的大背景下，初春，一段中国人艰涩的时光，晦暗，阴沉。便有一个医生的日常医学叙事，令国人看到希望。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”我忽然想到美国老政客基辛格说中国人的这句话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阿拉好过去了。晨光差不多了。张文宏在唤我。一面收拾起自己的双肩包。我平复心情，说，外面的树，长得真好。

他说：“当初的两个月，刚来的时候，是最冷的日子，开空调制热，到开春离开。现在已经



肆 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

作品以“开场白”起始，三章主体，分别就上海战疫、“上海方案”、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坚强堡垒作用；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足迹、华山感染科三代人的奋斗经历和精神传承；张文宏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，语言魅力，内心精神与思想境界；最后的“留白”，至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，彰显伟大的中国抗疫精神。张文宏是其中一个令人难忘的身影。

张文宏冲锋在前，没有陷阵；张文宏更像个号手，他吹冲锋号，也吹集结号，吹熄灯号，起床号，出操号、开饭号，上课号……

他的行事风格，话语特色；一个生动的医生形象，得到大众瞩目，红极一时；这里面的故事。这也意味着，读者都认识这个人物——张文宏。

许多人也许比我更了解这个人，或者每个人，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那个“张文宏”；大家都很清楚地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中国上海，2020年里，有一个真实的、活生生的张文宏。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社会背景，有自己的性格，作出自己的选择——而最为考验写作的是——这是一个“非虚构”的故事。

这是个真实的讲述。甚至许多是口述实录，以及大量的真实话语背景。张文宏是个能说会道的人。他的语境，为人熟悉；他的精神与文脉，有深厚的历史渊源。全书以这样的语境，真实地还原一个人。

9月底，初稿完成。十一长假起始，我将初稿发给张文宏，请他审阅。长假最后一天，他发了邮件，附带短信——“程老师，写的很好。”

他提出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，并让我直接与他

的助手联系落实。另外一个附件，是文稿修订本。打开附件——14万字的稿件，他逐字逐句作了审定，修改，甚至标点符号，几处重复的叙述，他都一一修正，删改。修改标识清晰明了。

有许多人对张文宏的“意外走红”毫不惊讶。“张爸”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他的学生，他的同事这样说。

在医学院，听过张老师的课或者讲座的同学，都会记住他。很多人纳闷，我也一直不解，张文宏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——连运转。机器也有劳损的时候。

有一次，科室晚上的组会，文宏被白日连轴的会议和专家门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，这一次，撑不住了。几位学生发言，还没完，忽然发现张文宏睡着了，有人不禁笑起来。有一个坐在文宏医生旁边的学生，却没有笑。

这个学生无意中注意到，张文宏面前的电脑，开着，进入屏幕保护状态，电脑屏保画面，不是华丽的景色和动感的光影，黑色背景下，几个鲜明的大字：正直、谦逊、踏实、节俭。

哈尔滨的男人女人也跟这季节差不多

哈尔滨的风

□皇甫一平

还在大暑的节气里，哈尔滨早上的风就凉爽了起来。昨晚，客厅呼哒呼哒了一整夜，我还以为是空调的声响。

早上起床一看，是从窗户里吹进的——穿堂风。这穿堂风跟空调的动静一模一样。

前几天还有点儿热，这两天下了暴雨，凉快了起来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哈尔滨没有盛夏。即使再热，也不用开空调，而且夜间还要盖上薄被子。

这个城市真是个好人的好地方。冬天，哈尔滨的风很特殊。大风天气不多。可是风干冷干冷的，吹到脸上像小刀割肉般，又麻又疼。止不住，用手抚摸，像是打了麻药针，麻酥酥的，感觉不到是自己的手在摸。

哈尔滨冬天的风真峻峭啊！这座城市，每年基本上就两个季节。一个是冬天，一个是夏天，各半年时间。

冬天冷到极致，嘎嘎地，零下30多摄氏度，松花江的冰上可以跑汽车；夏天很凉快，基本上没有热天，凉飕飕的，舒服极了。

哈尔滨的男人女人也跟这季节差不多。待你好认可你，可以把心窝掏给你，让你很舒服。待你不好没接受你，就像冬天一样严寒逼人，说出来的话，很刻薄，让你无地自容。

这气候和人文是一样的。

天刚蒙蒙亮，大地还在酣睡，从窗户眺望松花江，一片苍茫，只见江水，不见水流——往哪个方向流淌，看不清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松花江的南岸是



灵隐飞泉（纸本设色）

□宋陆京

李白这是向崔颢致敬吗？不是应该别人向李大师致敬才对吗？

让李白不敢题诗的地方

□谭天

去过武汉的人都会去黄鹤楼“打卡”。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巅，濒临万里长江，它不仅是武汉的地标性建筑，还被列为“江南三大名楼”之一。因此不少人都会去那里饱览名胜古迹，不过游客大多只是欣赏其恢宏独特的建筑风格，其实历代文人骚客在此留下的诗文更值得玩味。

传说李白壮年时到处游山玩水，在各处都留下了诗作。当他与杜甫登上黄鹤楼时，被楼上楼下的美景引得诗兴大发，正想题诗留念时，忽然抬头看见楼上崔颢的《黄鹤楼》，连称“绝妙、绝妙”，并感叹道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李大师竟被吓住，搁笔不写了。

崔颢谁呀？题诗竟能镇住诗仙李白？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诗即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，借传说落笔，然后生发开去。仙去楼空，唯余天际白云，悠悠千载，正能表现世事茫茫之慨。诗人这几笔写出了登黄鹤楼的感受，气概苍莽，感情真挚。此诗似有两点犯忌，一是“黄鹤”二字再三出现，二是有的地方不讲平仄。然而，这就是大家之作，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要要和“不以辞害意”的原则去实践的，

所以才写出这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。沈德潜评此诗，以为“意得象先，神行语外，纵笔写去，遂擅千古之奇”。

再说作者其人，崔颢的事迹流传甚少，现存诗仅四十几首。原来崔颢“有文无行”，这厮年轻时不仅年少轻狂，而且到处撩妹留情，娶了美女后又始乱终弃，人品不行。仕途也不顺，得中进士以后只是做了小官。20年中他远离京城长安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自淮楚而至武昌、河东，最后还到了东北。不过，这并不影响崔颢的才华，反而他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浪迹江湖的见识令其晚年诗风大为转变，变得雄浑奔放。

后来，李白也仿照《黄鹤楼》写下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：

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李白这是向崔颢致敬吗？不是应该别人向李大师致敬才对吗？我游岳阳楼时也曾写了一篇《新岳阳楼记》，在下不才斗胆向范仲淹致敬。

建议黄鹤楼景区举办一些线下和线上的赛诗会、诗词沙龙等活动，以诗会友，通过互联网让今人与古人来一个时空对话，这既是旅游推广也是文化传承，两全其美，岂不妙哉？